

歷史空間

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/整理

紫禁城的風水之道——龍脈與龍穴

現今社會普遍認為「風水」是胡扯瞎說的語言藝術代表，王子林老師開場時非常幽默，以「到底帝王信不信風水，我們是不是在胡說八道？」誘發觀眾的深思。在古代，風水確實是門務實的學問，幾乎滲透社會生活各層面，不知道宗師是誰，但弟子卻遍佈天下，他們學問淵博，通「三老五更」。過去從都城到省會，到州、縣衙門，到城鎮、山村都是按風水法則而修建的，但隨着社會的變革，現在這學問幾乎成為絕學。王老師一系列有關「紫禁城的建築之道」的文化講座除了解析紫禁城建築的架構外，還從傳統文化以及風水的角度去闡明當中隱含的奧秘。

王老師生於一九六五年，一九八九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系，同年入故宮博物院工作，現為研究館員。以故宮現存的原狀宮殿文物為研究對象，結合文獻、檔案、考古發掘資料等，對帝王宮室的佈局、設計、室內外陳設等作較系統的研究，在原狀宮殿與傳統文化相結合方面有創新性的見解。對於原狀宮殿的研究主要集中對紫禁城的佈局、設計以及對宮殿內部陳設的文物思想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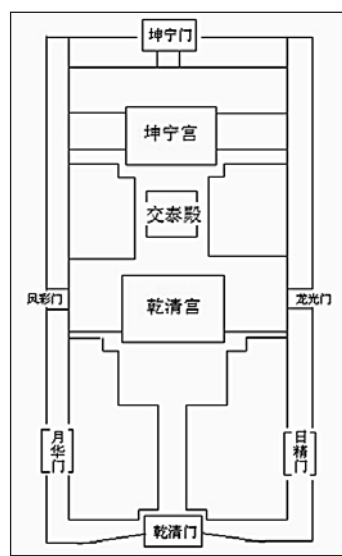
紫禁城的龍脈所在

古人認為建都城前要先為國都找一座依靠的山脈，國都背後有雄峰作屏障才能有堅固而為萬世不撥之基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「龍脈」就是山脈的神化。「龍脈」雖不為皇帝所專有，但也不是所有山脈都可稱為龍脈，龍脈是指地表在外形上連綿起伏，好似地中有生氣貫通、有始有終、有根有源、有支有派的山脈。「龍」指的是山之外形，而「脈」則指隱藏於山裡的生氣。紫禁城的龍脈即北京城的龍脈，因紫禁城是北京城的中心，是龍脈歸宿之地，即龍穴，所以只要認清北京城的龍脈，如同認清紫禁城龍脈的所在。

龍脈不是隨處可尋，要望勢、察跡、辨形、觀色，而當中最重要的是望勢。簡單而言龍脈要悠遠，才有深度，才有根本，才顯氣勢，所以定龍脈要認脈歸宗。「根」、「宗」、「源」說的是龍脈所發源的地方，龍脈源頭愈遠，則愈有氣勢，因山是氣，山大則氣大。崑崙山便是天下的祖山，所有的山脈皆發脈於此。它的枝幹分明，兼五氣，合五行，天氣從這裡下降，地氣從這裡上升，陰陽相配，四時分序，日月合明，相生相剋，崑崙山可謂是濃縮了宇宙一切生發之道。崑崙山是天下祖山一說從未改變過，均認為其氣勢雄偉，是宇宙間最高的山，其五支山脈，其中三支向東南進入中國，分為北乾、中乾和南乾。而這三大乾就是中國歷代視為龍脈走向的山脈。明代徐霞客跑遍大江南北，四十年搜尋南乾龍，目的就是為了證實金陵（今南

京）與崑崙山一脈相通。

據《天下輿圖總考》所記，北乾龍起自崑崙山，終於天壽山，故天壽山為龍脈萬里而來的聚結之處。北京城位於北乾龍之上，天壽山是北乾龍的正結，即北京城的龍脈鎮山（玄武山）。天壽山前為廣闊的平原，龍脈至此便潛入地中，是為藏，為樂建紫禁城時，於宮城北築萬歲山（今景山），以之為龍脈的龍穴脊山，把潛入地中的龍脈引出，成為紫禁城的龍脈鎮山。



交泰殿正正位於坤寧宮與乾清宮的中間。



王子林教授。

紫禁城氣上通天

前曾提及「氣」，到底甚麼是「氣」？中國古人認為「氣」是宇宙之本，萬事萬物皆由氣而生成。天地若要溝通，必須靠「氣」來完成，因天在上，地在下，二者本不相干，但有一種人看不見的東西存在着，即「氣」，把天地連為一體的。風水以氣為宗旨，定龍脈，實質是尋找通天之氣。

中國人講究一脈相承，崑崙山氣上通天，乘天之元氣。紫禁城的龍脈起自崑崙山，則同樣乘天之元氣。元氣是宇宙生命之源，那麼北京城（即紫禁城）就會充滿生氣，成為萬代堅固的基業。明清時代的諸多典籍都重複提及北京城的山脈走向與崑崙山相連，箇中隱蘊的便是中國主要的宇宙哲學思想：「氣是萬物之源，亦是萬物之本」。

「氣」正是解讀紫禁城風水思想的核心所在。

紫禁城的龍穴所在

確定了國都有充沛的元氣，且能氣上通天後，就要把元氣納入天地陰陽交會中心點，即風水學中的「穴」。據漢代青烏子《青烏先生葬經》：「穴」有兩層意思，一是內氣萌生之處，即生氣，有生氣，穴才會溫暖，那才能生萬物，這亦是穴之本；二是外氣成形，即山川的走向和起伏，為氣所凝結，山川是穴的「外氣」，只有內外相乘，風水才能自成。龍脈千里而來，在它停的地方，如果前有案山朝揖，左右有峰巒回護，共有河水從龍脈而來的方向流出，那麼龍穴就位於中間。此外，為了藏生氣，穴周邊的建築必然要鎖住穴位，一層一層的圍

住，使其再無蕩散的道理，這才能實現「發而生乎萬物」的目的。

那麼，紫禁城的穴位在哪？此穴要具備五個條件：山水環抱、城廓環抱、天地交通、陰陽交會以及深藏不露。當中必須符合「天地交通」及「陰陽交會」這兩大條件。經嚴查細察後，王老師指出位於乾清宮及坤寧宮中間的交泰殿正是紫禁城的穴位。乾清宮象徵天，坤寧宮象徵地，因乾為天，天為陽，坤為地，地為陰，天地之道即陰陽之道。而且，乾清宮和坤寧宮合起來便是「泰」卦。故交泰殿意指天地交泰，以實現「天地交而為泰」的理想。

交泰殿的實際功能亦是其中一大關鍵原因。前曾提到穴為陰陽交媾之地，可指天地，亦可指男女。據《大政記》及《昭代典則》所記：「建文元年十二月，建文帝於南京乾清、坤寧二宮之間增建省躬殿，方孝孺《省躬殿銘》稱：「皇上嗣大寶位，清心恭己，喜怒形於色……復於乾清、坤寧二宮間為退朝燕處之殿。」明確表明乾清、坤寧二宮之間的省躬殿（即後來的北京紫禁城的交泰殿）是皇帝燕寢的地方，可見交泰殿是皇帝和皇后過夫妻生活的地方，其意不言而喻。

結語

中國傳統文化最講究融結，風水亦然。紫禁城前有金水河，後有萬歲山，元氣停駐於二者之中。這種靠山臨水的環境設計，形成了風水上所謂的「陰陽交濟，山水沖和」的境地，三者完美實現這理想。紫禁城的建築思想豐富多元，一山一水一林一堂都蘊含玄機，充分表達中國人對「融結」的推崇。（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）

熱點詞評

陳科科

那些年

在唱片舖一奏起《那些年》，我見到現場男女老幼竟然都在口唸唸——沒有聲，只有唸，一來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歌詞為何，二來，要保有《那些年》的那種俱形不俱聲的表達嘛。萬千文章討論何解香港就是沒有《那些年》，彷彿只有對岸可以生產大量文藝青年作國貨輸出。當然也有人質疑不真不實，不合心水，甚麼路軌點點天燈地震問候都是看不順眼的廢話吧。

這也所以此純情冠冕，香港沒有，台灣有。

香港需要的純情是純情得很潔淨，找青春偶像來扮演沒有遐想沒有壞念頭的木頭，才是王道。要不，就為了迎合當今所說「後生仔思想」，戀愛就只有你瞞我瞞勾心鬥角，說開放的性又不夠開放（最終還是會以歡場得到真愛的八十年代式收場），說肉體又真的只有比堅尼的肉體橫陳，可怕在於一切公式，連點點共鳴都無法產生。有人說台灣的電影帶來距離，很難投入，於是又盡在戲中找出眼中的不合理的確，以說服自己的抽離。除了前提的課堂打手槍，還有為何明明喜歡對方卻又想說不說，還要不想知道答案云云。鹹濕仔是不是就要急色到連心儀的女孩都要鹹濕，才叫合乎角色性格？當柯騰為安慰而把手掃到沈佳宜背部的胸圍扣上方而止，就是偽善？欲言又止就是搵戲做？到底我們需要的是那刻感動，還是一切都要合（我）情合（我）理才叫好？當然百樣米養百樣人，看電影也沒有絕對標準，只是這樣我們就不能怪責、埋怨何解香港沒有《那些年》——因為大家都不相信！只會否定鬼神以及外星人的國度，又怎會有出色的鬼片及科幻片？當前提覺得不真實、不合心水，甚麼路軌點點天燈地震問候都是看不順眼的廢話吧。

回顧那麼多年，實在無法說服自己香港本土是會有《那些年》，我們急於將一切標籤，沈佳宜只等同觀音，柯騰跟其他嘍囉就是觀音兵，我們不會將之視為含蓄與長情，只會視為耍弄與戀居。戲中男女主角都到很肉地述說自己的動機：一個想別人愛久一點，一個想愛別人久一點。而在功利（包括我自己的現場觀影）視點下，一個是自私，一個是自戀。只要經過港式過濾，一切都只得動機，沒有過程，沒有成果。

在香港尋純情似乎是緣木求魚，因為大家都太怕受傷，接受的怕受傷，付出的怕受傷，那大家都不是太認真吧，於是經年累月我們習慣了，只能嬉笑人間，不能掏心掏肺的把真誠掏出來。九把刀將真實事件搬上銀幕，說是用電影打時光機回到過去，也不想想已作人婦的女方會否難過，我們可以說是熱血，也可以說是專一，也可以說是自私，也可以說是復仇心重，但在香港誰可以這樣真誠？我們看看《奪命金》，杜琪峰把他的看家本領重演一次，又一次，又一次，講股票講買樓本來是「股樓雙絕」的港人要看個爛目驚心，最終，卻悶出憤怒烏來。那些看來荒謬的巧合以及重複演練的對白，我們看一次精神，兩次叫絕，三次就覺得賞心悅目但悶，而且，為何就不可以真心地把故事說一遍，而要故弄玄虛呢？我們不是說粗淺白描就奏效，而是，這樣扭曲地旁敲側擊，真的可以觸動觀眾嗎？巨匠耽於技藝最終只會換來粉絲撤離。

香港人，講一次坦白真心話吧。

文藝天地

浮城誌

文：蘇迪

搬家

第二次。這是第二次朋友跟我說要搬家。

第一次聽朋友說要搬家，是小學六年級的事——其實，我並沒有聽到他對我說。只是那天，我們本來是約好了的，要去打球，可是我走到他住的那條巷子的盡處，站在他家門前，應門的卻是他的婆婆——說他已經不住這裡了。然後我才發覺，這是半點也不由人。轉轉探聽才知道他搬到北角，進了一家寄宿學校唸書。我們沒有道別，他沒有說，就這樣銷聲匿跡。那幾年網絡還不發達，斷了就無從稽考，以後得拜謝網絡，能夠找到對方，遺憾我們卻是陌路人了。雖然小時候的友誼不算永誌難忘，但是孩子氣盛，經過好長一段時間自以為了解他，卻被無聲息的拋下，惱起來只好從此不打球以洩恨。孩子搬家其實不需要勇氣，即使不願意，家還是要搬的。孩子無法左右大人的決定，也沒能力搬出甚麼道理來說服；這是我到今天還是不願意諒解成人的原因。向北角不過兩小時的路程，要是願意，見面不算是艱難事，可是也不容易，生活往往讓精神變得軟弱，總是提不起勁。反正那時我也沒有找到他。我們隔住的竟是生活，是要徹頭徹尾的退出對方的生活，我於他或是他於我來說從此不再重要，毫不重要；他是能夠輕易找到我，卻並沒有，所以我能夠確定，大概只是我一廂情願。雖然今天說來，過去的一切已是無關重要，卻還是不無鬱結。

那時候許多片段是無比深刻，我一直謹記，可是總得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表情。我未曾經歷搬家，不理解搬家需要面對怎樣的情緒轉折，我不過是因為朋友搬家而感到無比失落。對我來說，搬家大概不是個地理的問題，那不能夠在地圖上計算距離，量度以後分隔的闊度；也不是個概念問題，認為搬家不過是從甲地搬到乙地，忽略當中情感與認知的滯後；它是個實存的問題，是個有關認同的問題。我們曾經緊密地綁在同一个區塊，見證相同生活細

節，逐寸量度成長，算了，描述也是多餘的，只要經歷過必然能夠理解；我們認同自己的歸屬處，因為我們曾經在此生活植根，搬家不過是摧毀過去去建立的一切，包括曾經在對方身上得到的認同，認同對方存在的重要性；認同一旦失去，我們便不復存在。它是實存的問題：要跟過去的生活環境模式習慣一刀兩斷，我知道該要學會接受分離，可是無論面對多少遍，還是覺得驚心動魄，因為你明白那不是死別，卻是更磨折的生離。

讓人鬱悶是因為我們本來不必經歷這一切；有多少不必經歷的事，竟以無法避免的形式出現；因為那是家人的決定——沒有討論商量的餘地，他和他一樣，就這樣給擊成斷片。第二次朋友說要搬家，是前陣子的事。他在網絡上說，我以為是開玩笑；電話中他的語氣沮喪又無奈，我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今天下午在上學路上遇到他，他本來沒有看到我，跟尼龍袋一起攔在路邊，風吹得我前額發痛，我執意走過去，然後跟他說了些甚麼，我都忘了，只是風吹樹擺、運貨車的催號、他的表情；我接不下話，趕忙道別。我討厭的從不是生命的無奈，也不是我個人無能為力無法為他分擔，而是那些讓所有人落入困局的決定；決定搬家的人大概也承受絞痛；可是生活總是迫人，搬了家就能活得比較輕鬆，是吧。

成長並沒有讓我變得淡然。面對搬家，使我更覺惶惑的其實是「習慣」。我怕你終於得習慣新生活，我們也終究習慣你的缺席，而後我們習慣沒有對方的生活，比從未認識更坎坷的漸行漸遠。我明白的知道，只要離開了這裡，我們就再沒有任何維繫的基礎。沒有甚麼比擁有曾經、認清孤獨更讓人膽戰心驚。哪怕一天我也必須要搬離這個臨海的小鎮。可是，說是搬家，到底需要經過多久，才能夠將那個新置的居住處認作是家呢，是不是有誰能告訴我？

短載

文：伍淑賢

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 (十九)

老闆口中的卡士，即是Klaus，今次乾脆連香港也不來了，直接從法蘭克福飛，先到北京，再下廣州。我和老闆則坐火車去廣州跟他會合。媽媽緊張非常，不單親自送到火車站，叫我諸事小心，還給了我廣州一個地址，說有時間就去看大舅父。

卡士真有點辦法，在交易會最擠的時節，竟在東方賓館給我們留下兩個相鄰的房間。老闆在火車上，說他只有一個五姨和姑丈在廣州，不知怎的到步之後，竟引出了一大群親戚來。我們雖說是去交易會，其實並沒有真正參與活動。除了頭兩天在會場轉了幾圈，去了一個官方的酒會，站了一會，我和老闆都是在賓館裡多，反而Klaus就很忙，終日不見影。一個人我又不敢出去逛。我有點失望。

到廣州第二天，我正無聊，老闆一整天都在房間，給那些親戚包圍住。他們人實在很多，也不關門，一天到晚就在那裡聊，總之有無窮的話題。到了第三天，黃昏時我乾脆在房間睡覺，突然給鄰房吵醒，有幾個男人高聲說話，又有小孩尖叫。我打內線電話給老闆，問他是不是出事了。他說沒事，只是剛有一房親戚老遠從湖南過來看他，還帶了小孩來。小孩扭扭餓，要吃點心，正大哭大叫。我說明白了，問老闆要不要招呼親戚到樓下餐廳吃飯，我可以幫忙看住孩子。他說不用了，在房間聊聊就好。我說其實約了卡士，一起去也可以，老闆來不及說話便掛斷了，小孩在那邊又哭起來。

我起來穿好衣服，等Klaus。等了好久，都沒影。後來才知道他給我房間留了便條，但櫃枱的服務員忘了，便耽誤了。而他又沒有再找我，像沒約過一樣。我有點氣，但也要吃飯，再不吃餐廳便關門了。索性到樓下去，在中菜館堂堂正正坐下來，點了木鱉肉、蛋花湯、米飯，一個人大嚼起來。這些菜是我第一次吃，味道甜甜的，怪怪的。

回房的時候，經過老闆的房間，房門半掩，裡面已沒有先前那人頭湧湧，但還是有五六個中年男女，煙霧迷漫，一陣烈酒味，幾個男人抽煙抽得很兇。老闆和一個看上去五十多歲像個長輩的女人，坐在床沿說話，邊說邊哭，是老闆在哭，女人在說。我從沒見過老闆這樣子。他還把賓館浴室的白毛巾搭在手臂上，方便擦眼淚。

我怕他見到我，快閃身回房。土煙土酒的辛辣味，穿牆而來。

我不想再打電話打擾他。在浴室刷牙的時候，那邊的聲音更大了，男男女女都一起哭。翌日黃昏我們就要走了。早上十點多，Klaus終於來房間叩門，說昨天晚上等不著我，便跟朋友先走了。我選氣着，不過也不盡是他的錯。他今天有空，說有人發了帖請吃中飯，問我要不要去。

去，當然去，我說。賓館大堂前面原來有車來接。我問要不要請老闆一起去，Klaus說他問過了，老闆說昨晚親戚聊通宵，現在還未走，他不來了。我們二人上了一輛黑亮的轎車。車穿街過里，去到一個小區裡一排清靜的平房。車停下，我本能的想開門下車，Klaus輕輕按住我手，用英語說，先別動，坐着等司機給你開門，這樣他們才尊重你。我便不動，司機果然上來給我開門。

我們隨司機進了一幢石砌平房。這就是四合院嗎？我不知道，不是說北京才有四合院嗎？正想着，有兩個穿中山裝的男人出來迎接。他們先看看我，再看看Klaus，馬上朝Klaus那邊走去，跟他熱情握手。Klaus用簡單的中文向他們問好。

男人帶我們進去。平房後面原來是園子，種了竹，菊花，有小魚池，楊柳。一轉彎，有個小亭，裡面已開了一桌酒席，圓圓坐了七八個人。見到我們便站起來，每人介紹問好。我英語和普通話都不大敢說，心想幸好今天穿得還算體面，裙子是新的，不會失禮人。這時男人堆裡冒出一個年輕女子，約莫廿多歲，開始為Klaus翻譯。我聽起來，認得是德漢兩邊對譯，真能幹，我想。

Klaus介紹我的時候，我聽到女子翻譯用普通話說，這是漢納先生的夫人。我差點沒笑出來。不過不知道為甚麼Klaus無端變了漢納先生。他的真姓我最清楚，因為給他發過很多信。

午宴開始。主人家很熱情，不停給我們添菜，紅燒肉，炒蝦仁，鴿子湯。我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談些甚麼，便細心欣賞四周的景物，鳥聲，風聲，竹樹婆娑。原來世上真有這種清淨的好地方。

徵稿啟事

「文藝天地」的投稿郵箱改為：bookwup@gmail.com。來函請註明「文藝天地投稿」，多謝垂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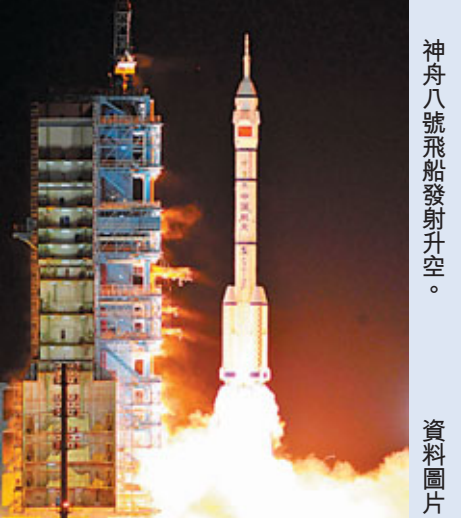
詩意偶拾

文：童三軍

賀神舟八號發射成功

長征火箭又升空，直上九霄會天宮，雲端科技新嘗試，空中交接創奇功！

註：童三軍先生是香港特區警隊退休警長。



神舟八號飛船發射升空。資料圖片